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淮南鴻烈集解

上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淮南
鴻烈
集解

下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淮南鴻烈集解

上冊

劉文典撰
馮逸喬華點校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淮南鴻烈集解

下冊

劉文典撰
馮逸喬華點校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熊國禎

淮南鴻烈集解

HUAINAN HONGLIE JIJIE

(全二冊)

劉文典撰

馮逸喬華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民族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30 1/8 印張·527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冊

定價：13.65元

ISBN 7—101—00451—2/B·91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人（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爲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

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一月

點校說明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由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一八〇年——公元前一三三年）招致賓客集體編寫而成，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獻上。劉向、劉歆父子校訂圖書，定名淮南內，置於諸子略內，後世遂稱淮南子或淮南鴻烈。

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漢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年）被立為淮南王，漢書本傳稱他「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他與「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著鴻烈之時，正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文帝、景帝及許多大臣「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之日，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就是當時的統治思想。在漢武帝初年做太史令的司馬談，深通黃、老之學，他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即黃、老思想作了如下的論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序四時之大順），采儒、墨之善（儒家序君臣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墨家彊本節用），撮名、法之要（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名家正名實），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東漢末年，高誘注淮南子，在敘中對全書內容作了簡明的概括：「其旨近

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燻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淮南子一書的作者，在談到著書宗旨時指出：「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淮南子要略）可以說，淮南子一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與「文、景之治」相適應的統治思想即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

隋書經籍志著錄淮南子二十一卷，有高誘注和許慎注兩種。流傳至今的只有題名高誘注并有高誘敘的一種，據前人考證，其中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汜論、說山、說林、脩務等十三篇爲高注，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間、泰族、要略等八篇爲許注。

淮南子有多種版本和注本，吳則虞考證爲一百六十二種，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是其中之一。

劉文典字叔雅，原名文驄，安徽合肥人，生於一八八九年十二月，病逝於一九五八年七

月十五日。他一九〇六年進入蕪湖安徽公學學習，一九〇七年加入同盟會。一九〇九年赴日本東京求學，一九一二年回上海任民立報翻譯。一九一三年再次赴日，並參加中華革命黨，在孫中山處作秘書工作。一九一六年回國，經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並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一九二七年應聘出任安徽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學學生罷課，蔣介石親自召見他，責令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嚴辦罷課學生。他當面頂撞，被關押起來。後經蔡元培力保，才得到釋放。一九二八年底回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二九年，經羅家倫介紹，到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同時在北京大學兼課。一九三八年，取道香港至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由於思想消沉，染上了吸鴉片烟的惡習，於一九四三年受鹽商之聘到磨黑中學（普洱中學）任校長，結果被西南聯大解聘。不久，由徐嘉瑞介紹到雲南大學文史系任教。全國解放前夕，胡適爲他辦好去美國的簽證，並買好了飛機票，出於對祖國的熱愛，他謝絕了。解放後，他的精神狀態一天比一天振作，被評爲一級教授，參加了九三學社，被選爲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劉文典治學態度謹嚴，受到學術界好評。淮南鴻烈集解是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完成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莊逵吉校本爲底本，以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作附錄，袁輯王、孫詒讓、俞樾、洪頤煊、陶方琦、王引之、錢大昕、梁履繩、桂馥、孫志祖、顧炎武、劉績、郝

懿行、胡鳴玉等二十餘家之說，并遍引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帖、意林、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爲佐證，資料豐富，條理分明，採擇亦屬精當，其中還有不少見解爲前人所未發，爲閱讀和深入研究淮南子提供了方便。

淮南鴻烈集解於一九二三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我們這次整理，除加全式標點外，還參校了有關書籍，凡有改動及存疑之處，均一一出校。爲保持原書面貌，不另作分段。劉文典另有三餘札記，其中淮南子校補一百六十九條，淮南子逸文二十九條，今一併作爲附錄，以饗讀者。本書原來附錄的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仍予保存，置於全書之末。

點校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

淮南鴻烈集解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索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

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尚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遠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遠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

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尚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十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由論此一條云：「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

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俞樾校云：『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傲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宋、明本皆作『元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馮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卽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傲真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

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高注云：『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莊遠吉校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叔雅校云：『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兑』，始譌『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兑前兑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兑前，後小即兑後也。』（卷四，頁九。兑即今銳字。）此條精確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並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以免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孫詒讓校此句，謂

「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拶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甚淖而澆」，高注曰：「澆，亦淖也。夫饘粥多澆者謂澆。澆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澆，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澆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澆澆」，澆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嚙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卽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詈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古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祀，鈔刊屢改，流失遂多。許、高以之溷濶，句讀由其相亂，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踏散，卷分裘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歧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以錐指，增演前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亂真越理，以是爲非，隨文糾正，用法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汎說，徒滋叢濫，祇增煩冗，今之所集，又以忽諸。管闕所及，時見微意，倘有發明，亦附其末。雖往滯前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茵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則闕。名爲集解，合二十一卷，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敘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逵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逵吉云：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逵吉云：古巖、嚴字通。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逵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

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莊逵言云：本傳作「使爲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卽本高敘。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人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莊逵言云：弁，古卞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卞姓云：「濟陰冤句人，魏卞揖生統，爲

晉瑯琊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卞壺傳，當有粹生壺云云，永樂大典本脫。）子眕、盱、瞻。然則此弁掛卽卞掛，（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卞，莊校是也。）爲壺之曾祖。晉書壺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掛，此可以補其闕。會掛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敍目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汜論訓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略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閒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泰族訓

卷二十一要略

莊序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_坵。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摛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

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隋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鄆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卽是高誘。遠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刮刷」，注云「刮，巧工鉤刀。刷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刮，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刷，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

「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鑿」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瀼，而鑿于澍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瀼。」鷄棲井幹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堞塞江」云：「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鈞射鸛鷀」，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遠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敘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

而達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

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達吉撰。

目錄

上册

淮南鴻烈集解序(胡適)

自序

敘目(高誘)

莊序(莊達吉)

卷一 原道訓 一

卷二 俶真訓 四

卷三 天文訓 九

卷四 墜形訓 三〇

卷五 時則訓 五九

卷六 覽冥訓 九二

卷七 精神訓 二八

卷八 本經訓 四四

卷九 主術訓 六九

卷十 繆稱訓 七八

卷十一 齊俗訓 八三

卷十二 道應訓 七八

卷十三 汜論訓 八二

下册

卷十四 詮言訓 六三

卷十五 兵略訓 八九

卷十六 說山訓 九〇

卷十七	說林訓	……	五十四		
卷十八	人間訓	……	五十六	附錄一	淮南子校補
卷十九	脩務訓	……	六十九	附錄二	淮南子逸文
卷二十	泰族訓	……	六十三	附錄三	淮南天文訓補注
卷二十一	要略	……	七〇〇		

淮南鴻烈集解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淖，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悞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悞，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枕車之枕。○桂馥云：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軌，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舉橫木皆曰枕是也。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莊遠吉云：「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紘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澒，甚纖而微。澒，亦淖也。夫餽粥多澒者謂澒。澒，讀歌謳之歌。○莊遠吉云：說文解字：「澒，多汁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許注云：「庖犧、神農。」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撫，讀爲撫。說文中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幪於六合」，高誘注曰：「幪，覆也。」撫、幪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莊遠吉云：古滯、塵聲相轉，故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塵。」塵之言纏，故塵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竝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文典謹按：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鬼出神人」。鈞旋轂轉，周而復市。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

之末，言微妙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論天地總合也。○俞越云：「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毫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御覽七十七引「優」並作「覆」。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响諭覆育，萬物羣生，响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云：禮記樂記：「煦嫗○覆育萬物。」鄭注：「氣曰煦，體曰嫗。」正義：「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响諭即煦嫗，古字通用。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觴生也，角，鹿角也。觴，麋角也。觴，讀曰格。獸胎不曠，鳥卵不鰈，胎不成獸曰曠，卵不成鳥曰鰈。言「不」者，明其成。○莊達吉云：說文解字：「鰈，卵不孚也。」又天文訓云：「戊子干甲子，胎天卵鰈。」○汪文臺云：雲笈七籤一引，曠作殯，鰈作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天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陶方琦云：詩桃夭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霜」，即此注也。如俶真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濊」（文選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袍曰裋」（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以養孤孀」，高注「雜家謂寡婦曰孀婦」（呂覽高注時稱「雜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一篇內稱楚人者，多係許注矣。許注孀作霜，用假借字。（御覽二十八及八十三引「以養孤霜」，正作霜，亦是許本。）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

①「嫗」，原本作「媮」，據禮記樂記改。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宰，主也。跂行喙息，蠓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王念孫云：諸書無訓縣爲小者，縣當爲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今○巨

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歷日縣長」，今本縣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縣縣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縣，聯微也。」

廣雅：「縣，小也。」故高注亦訓爲小。旋亦小也。方言：「臙，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臙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宜

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縣，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輪鐵鎧，瞋目挖擊，（古腕字。）其於以御兵

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爲縣。縣，薄也。

此言縣，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若鞅輪鐵鎧，瞋

目挖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

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

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爲象」也。屈，竭也。恍，讀人空頭扣之恍。

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

①「今」，原本作「令」，據荀子彊國改。